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十五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坤上

廣平游氏曰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易說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先生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

剛固為貞坤則以一作柔順而為一作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以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並易傳○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

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_{羅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乾稱乎父坤稱乎母乾一也坤二也一以資始二則資生所以地大亦配天之極也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無剛德以終之故為牝馬之貞而已_{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坤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

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彖曰至哉坤元

○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

之貞蓋坤之繇辭出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皆同（並易說）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伊川先生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

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地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元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承成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其動者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

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〇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陽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安貞而吉以應地道之無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

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並易傳○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脱却一利字楊遵道錄○東北喪朋隂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羅氏拾遺○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凡所指地者一作

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西南為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為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教大

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隂陽正合則隂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来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

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

有慶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地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為盡也天下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乎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

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其静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燾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於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

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_{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坤二者方其對立於兩儀莫知所宗是以謂之先迷及其順以承天是以謂之後得主利也西南陰位也故謂之得朋得朋者趣其類也東北陽位也故謂之喪朋喪朋者順以從乾也安貞之吉吉者言其靜順之常也_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為坤

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静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於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於牝馬者欲含乾德无疆故有取於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

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無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於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德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於後順喪朋之正而終於吉者應地

之無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無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言无疆之别也並易說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伊川先生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物易傳○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不可用楊遵道録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故以氣言故曰天行健坤地道也故以形言故曰地勢坤氣則无不健也形則无不順也坤之坤道主之故能厚德載物静順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行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

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易說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伊川先生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

盛也○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為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

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主生隂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隂而陽為君子隂為小人坤之初六隂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辯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毖之於小宣王慎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易說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先生曰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人氣之體也於坤

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無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並易說○或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張繹所錄○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

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也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

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淺深大小入關語録

橫渠先生曰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易說○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正蒙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盖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語録

蕉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畀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

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逺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静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於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為防微

終為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畫牝馬之道者也畫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無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来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

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静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易說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李籲所録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為可正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臣者字之道也○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

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

光大含藴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静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隂處下卦之上其才為不足其位為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

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

易說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

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能慎如此則无害也（並易傳）○問括囊事還作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作不得在位（張繹所録）

兼山郭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猶乾之四也有近君之嚴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唯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絶直方之動又畀含章之發括而絶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毁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易說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先生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

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隂居尊位非常之變也○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並易傳

蕪山郭氏曰六五以位則尊以才則柔以體則坤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而用中是以謂之黄裳也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柔而用中故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也黄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温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皐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

得闔夭太顛然則黄裳之徳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吉也二五之爻葢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黄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徳在中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徳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詞如此觀之爻文言斯得之矣易說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陰從陽者也然極盛則抗而爭六旣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旣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黄○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坤道之窮窮而不知變者也陰生於午而始復於巽自巽至乾歷三時而終以位則不為不久以氣則不為不壯然進則不知陽之當來退則不知陰之可去是以疑而必戰戰而俱傷傷不知

悔亡其所謂坤順者也由是言之六爻之順者時焉

而已凡易貴陽而賤陰非賤之也蓋陽主生陰主殺

陽主德陰主刑陽知進退之義陰无過亢之悔是以

非克之則不去也始也履霜則難與之進終也龍戰

則難與之退不知進退存亡是以謂之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

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

者上六之過也進而干陽逼也逼則疑而戰矣野者

在外之地言陽之抗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於野則為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蓋君臣相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无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黃而已嗚呼上無黃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易說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伊川先生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並易說

蕪山郭氏曰用六永貞且欲其大終於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

六五是也易說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先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易傳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則剛也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説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无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

編録纔聽得轉動便别舊曽看只有李籲一本无錯編者它人多只依語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却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張繹所録

横渠先生曰屈信動静終始各自别令以剛柔言之剛何嘗无静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有剛静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信動静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〇效法故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以柔靜為主苟无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意易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伊川先生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

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灾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一无於字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晚中間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

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理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辯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於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辯之也易說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只如是別无別途呂與叔東見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徳不孤並劉絢師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釋氏内外之道不備者也河南語録○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徳自此李籲所録○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槃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

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內直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易傳○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

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更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无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无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漢之浸无所能入安

得不虛无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
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无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无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
言敬无如聖人之言一无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
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

養久之自然天理明○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无將字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主一无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識得它剛大直不習无不利竝入關語録

問人有専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周行己録○問敬

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專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 並劉元承手編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並呂與叔東見錄○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李籲師說○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云義以方外朱公掞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

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是本○心敬則內自直（並胡氏拾遺）○敬立則无妄无妄則禮也（語解）

橫渠先生曰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己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為之實為之故成其仁（易說）

廣平游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而攷古以驗今者學也

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語解

龜山楊氏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語録

兼山郭氏曰慎獨之道何為哉君子敬以直内義以

方外其如斯而已矣何謂敬主一之謂敬何謂主一

孟子曰必有事焉之謂也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

以馴致之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

也以敬為正而直内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

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内則中立不倚君子

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

内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齋慄直内之敬

也温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易說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李籲所録

伊川先生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事盖坤之德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人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易說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明道先生曰或問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隠上蔡

語録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隠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

謹自守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於不可解夫固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氷所以明用順之獘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隣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此

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由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盖欲其自謹之詞易說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黄中之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於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唯一作故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易傳○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正位居體所以應黄裳之美易說

廣平游氏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

事業者旣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亦烏几几而已亦烏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唱也稟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

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所以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為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舄几几盖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於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盖發

於事業者然也公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為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為人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黄中通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静者言之所以為美者為臣之義於是兩盡

説並易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

於四支大而發於事業見於四方萬里之遠者無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於正心修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於事業者盖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易說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

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隂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於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隂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隂既盛極至於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盖俱隂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黄從其

類而言此周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黄盖天地
陰陽兩傷之意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十六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

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無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而畫天道純柔為坤而畫地道至於

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為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易說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

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

師說
雜編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元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

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爲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

故也易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

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眛冥眛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

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葢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

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并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

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强且大者而比焉此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

然純陰疑於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

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惟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貞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

以繼乾坤之道也 易說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 一无屯字 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汩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也

中庸

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

卦之所以為屯也屯也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在

上則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

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

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易說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

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為貴乎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盤桓猶言柱石盤盤石也桓桓柱也謂

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葢王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

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明疇克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桓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上而陰下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下之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興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

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

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並易說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應在上五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陽剛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茍合於初所以不字茍

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傳并易

横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隂柔乘剛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下馬為班言此邅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隂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葢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唱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

出從太子游反常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名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邅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

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謂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易說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

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乗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遊豫

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萊其野蓋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易說

蕉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庶幾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捨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黔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體則震其互

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已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易說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

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易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也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

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

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耳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蕪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其道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

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易說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

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如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膏

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乗隂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大貞若魯昭

公高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己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歎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語解

蕙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於民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

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況魏晉之初盖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

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隂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隂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

有為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而不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德樂義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由寢積薪之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上為過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

謹案卷二第十五頁後四行解義則并及下文刊

本下訛上據程子易傳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既晦藏則无譽矣刊本晦訛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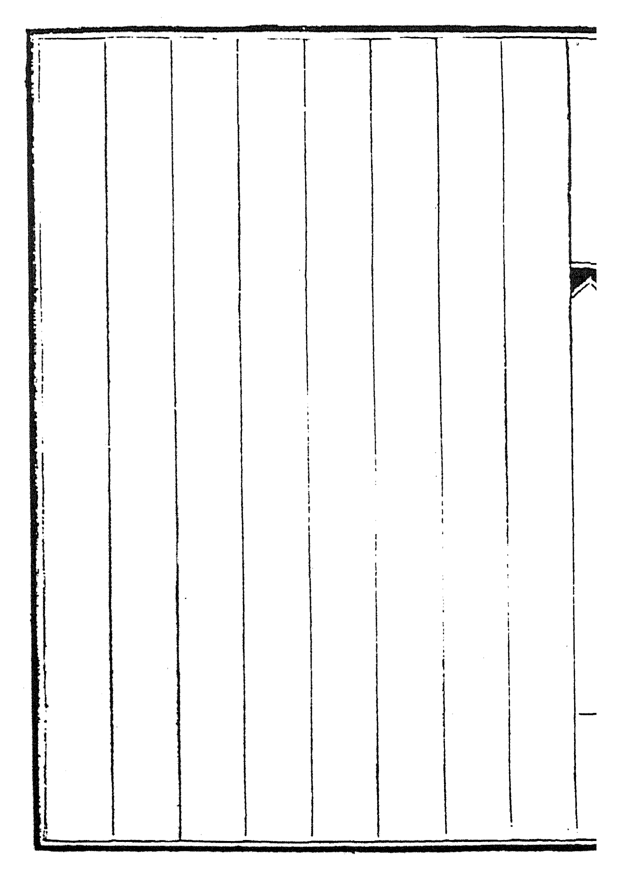
今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並易傳刊本傳訛說按上二條

皆程子易傳語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八行而名實孚於上下刊本下訛

可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至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四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

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易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柔順之德而

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筮占决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易傳

横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

蒙是也○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易說並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之序也物稱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蓍之稱筮

義蓋同此 利貞或義斷 易說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志應也二以一以字无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

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也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内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

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者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有中字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遍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

義教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有一中字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一有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並易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語解○蒙以養正

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正蒙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衆賢而我无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

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剛不可以有原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

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况可召之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

功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

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盖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无害盖正直皆

謂天之所命也易說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捨晝夜育德者取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是或一道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尊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已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行育德之謂

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生利萬物者所謂達材歟易說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也文言一作象
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
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
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
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
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謂拘束
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
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

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茍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喻茍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並易說）

横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私系用心存

公雖不能喻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徃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盖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詰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禄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

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旡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

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爲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唯德唯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故初則發之利用刑人

乃所以為說桎梏之道也不能發之於初至於過而後擊之不亦晚乎謂以往者過也說者謂脫之則吝是一罹於刑終身不可弛也豈其然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

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
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
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
罰而後教化之理哉易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
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
含容哀矜昬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

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

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茍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并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茍以是心至斯受

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蒙資之以為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偽而為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

為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易說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

時之感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説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録

横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偃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

三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易說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于二剛旡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沒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旡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旡所發蒙

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茍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茍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啚而可鄙之意易說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

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彖之義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茍有求焉有所挾則皆

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佚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然後臣之由斯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徼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

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極蒙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

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罷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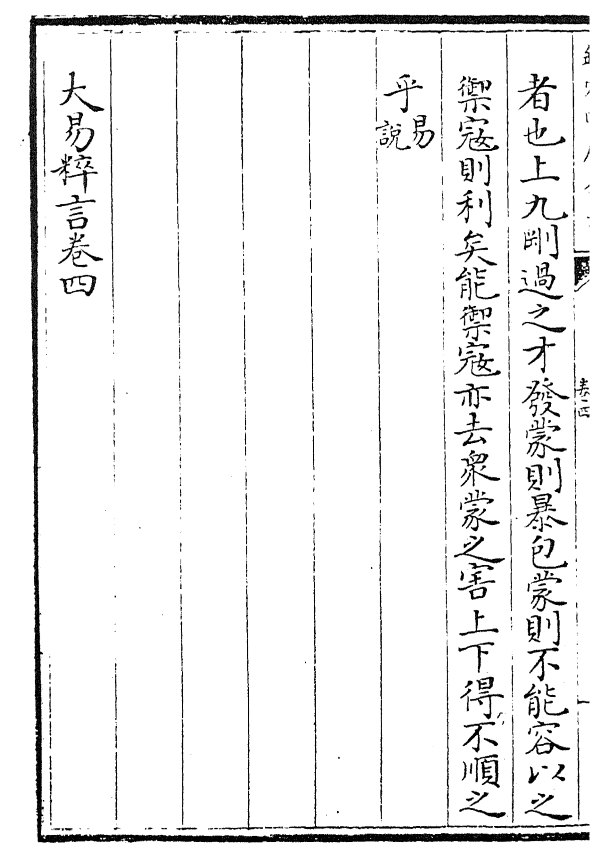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

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

況於蒙乎故知其為上下順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賔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賔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



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